

三味书屋

所有记忆是潮湿的

——致敬那个写了《对倒》《酒徒》的刘以鬯

方其军

知道刘以鬯(chàng),是因为王家卫的电影《花样年华》。梁朝伟与张曼玉在光影中的若即若离,在那个年代的县城荡起阳光般的秋日私语——哦,人与人之间,可以有这样的感情。女主角身着旗袍在街巷漫步,前前后后换过许多旗袍,表明不是同一天,表明光阴的流逝,衬着我叫不出名的既忧伤又快乐的背景音乐……在片尾,赫然显示:特别鸣谢刘以鬯。

刘以鬯是谁?那时候,网络搜索工具并不普及,所以,如果没有知识积累,只能靠猜。我当时订阅着《文学报》,看到版面



花中有真意

——领略《花艺之旅》的美妙

吴孟欣

从拿到《花艺之旅:寻访世界顶级花艺大师》的那一刻起,就感到一种诗意,无论是书背上著名音乐人、财经作家以及漫画家的寄语,还是花艺这话题本身,都让人迫不及待地想要打开它。

且让我们随同作者余若踏上追花之旅:从瑞典到英国,从法国到荷兰,从中国到比利时,在寻觅各国风光的同时,感受世界顶级花艺大师们与花的奇妙情缘。这是关于花艺的一次梦幻旅程。这是关于花艺的一次梦幻旅程。是与美好有趣的灵魂的一次相遇,它让我们放下心中的烦扰、焦虑,去真正感受花艺,感受自然、心灵和生活。

帕尔·本杰明,一位有着健身教练般体魄和阳光般笑容的瑞典花艺师,把自己形容成“一片被风吹过的夏日缤纷野地”。花艺让他保持年轻,对色彩的孜孜追求是他花艺设计的最大亮点。他喜欢康乃馨,曾在2016年的一次晚宴上用2.5万朵康乃馨

乡情乡音满四明

——读《且弹且唱》



裴明海

俞广德的新著《且弹且唱》出版前邀我写序,他是我的老同事,自1984年进机关直至退休,我俩一直在一起共事。我担心“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写得不好对不起这位老同志。但当我看到他在微信上发给我《且弹且唱》曲艺作品集目录时,我有些惊呆了。他的选集容纳了众多的宁波曲艺形式和作品,包括四明南词、宁波走书、弹词开篇、锣鼓词、小锣鼓、快板、表演唱等80余篇。细读这些作品,我为他的新收获由衷感到高兴,作序权当是我俩作为文化战线上的老友难得的一次促膝长谈吧。

俞广德是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曲艺家协会会员,是浙江省民间文艺人才,也是我市著名的诗人、词作家。他的曲艺、歌词作品,在全国也有一定影响力,

上文学蹭电影的热度,介绍了刘以鬯是一位作家,《花样年华》改编自他的小说《对倒》。时隔三四年,我逛旧书店时,翻到刘以鬯的一本文集。现在记不清有没有买,估计没买,因为这些年没在我的书架上见过(真愿时间能“对倒”)。我想补买一本,当年的那家旧书店早就歇业了,得从别的途径购买,如果买不着先前所见的那个版本,还挺遗憾的。

我清晰地记得,那本书的作者简介上写着:刘以鬯,祖籍浙江镇海。当时不由联想到海宁人金庸,他俩都是浙江人,都成名于香港,都是大师级的作家。只是,金庸先生得志于通俗文学,几乎家喻户晓;刘以鬯先生矢志于严肃文学,属于“小众”。但若千年后,研究文学史,恐怕“一个都不能少”。

我一直很想写作为镇海人的刘以鬯,但总没有时间和契机,也没有充实的掌故。不知当地相关文史资料是否已有基础,若是已有其家族谱系,真希望能得到分享。在互联网发达的今时今日,空间距离并不是问题,各类对话都是存在的。我有时想,有一天若能成文“镇海人刘以鬯”,他是极有可能看到的。然而,文章未成,意向中的“读者”却没了。就在前些日子,2018年6月8日下午,生于1918年12月7日的刘以鬯先生在香港离世

了。王家卫发出一条微博:“所有记忆是潮湿的——悼刘以鬯先生”,且配图刘以鬯小说《酒徒》封面。

我专门又看了一遍由小说《酒徒》改编的电影《酒徒》,这回是带着潮湿的心情了。主人公是一位落魄的作家,也姓刘。在电影里,刘作家有过几次搬家经历,第一次搬家,是因为包租公的17岁女儿时不时来找他;第二次搬家,是因为与年岁相当的主人家王太太同住一个屋檐下,怕有吃软饭倾向;然后,搬到了雷老太太家里。显然,他在搬家的同时经历了三个身份:父亲、丈夫、儿子。这时候,空间意义上的“搬家”可以理解为时间层面的变迁、成长或溯源。在少女、少妇、老妇三个程序定位式的角色之外,电影中的女性形象还有舞女杨露、“老相识”张丽丽以及一个不知名姓的雏妓。《酒徒》衬有一条暗线,那是刘作家童年经历战乱的回忆。于是,刘作家的日常就是战乱之后的灵魂记录。女人们渴望父亲的回归、丈夫的团聚、儿子的新生,而男人在酒精的麻醉里迷失。最终,雷老太太因为“儿子”戒不了酒而割腕自杀,刘作家在日记里似是痛定思痛地写下“今起戒酒”,然而,到了傍晚,又喝了几杯白兰地。

是,小说《酒徒》当然是刘以鬯的精神自传,只是现实生活中

的刘以鬯并不像电影中的“刘先生”那么放纵和颓废,而是活得硬朗而阳光,他从不嗜酒。然而,刘先生所经历的困苦,就是刘以鬯的困苦:一个口口声声自称“老朋友”的电影从业者,请他写剧本却不兑现承诺的3000元稿酬;正经的文学作品求售无门,只得给小报写些庸俗的小说以糊口……同时,又与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创办《前卫文学》,坚守着文学的探索与创造,但是销量很理想,“杂志卖不出百本,那还是别继续了”。电影里醉生梦死的酒徒刘先生梦到自己的小说在40年后被拍成电影,50年后又一部小说被拍成电影。戒不了酒的“刘先生”通过不喝酒的刘以鬯梦成真,几十年后,《对倒》被拍成《花样年华》,《酒徒》被拍成《酒徒》,还被拍成《2046》。《花样年华》《2046》都是王家卫导演的,别怪电影艰涩难懂,小说《酒徒》是香港第一部意识流小说,《对倒》取自邮票错印的“对倒”寓意。时空在这里不再是1+1=2,而是存在无限可能。

有人说,真希望2018年6月8日的下午,只是电影里的一个小小情节。电影散场,在镇海的招宝山附近,人们遇见一个熟悉的老人或少年,刚从外地归来。嗯,读读他的小说吧,那些纯粹的文字里其实没有酒渍与烟熏,却有现实的倒影与生活的梦痕。



者展示了不一样的“束花人”。

这是一段令人眼花缭乱的旅程:大师们各具特色又有共通之处的花艺人生,东西方艺术和美学思想的交汇,对人生意义殊途却同归的追寻……热烈的、革新的、朴素的、深沉的、寥廓的……都在书中碰撞,一点一点渗入读者的内心。

“束花人”用鲜花的灵动、美丽,为我们营造出一个又一个温馨的花艺世界,这里蕴含着美好、自由、力量、创新。我们生活在一个需要为自己寻找意义的时代,而这次的花艺之旅,恰恰为我带来了花中真意。

得起沉浮。

曲艺是说唱艺术,集子里有按宁波曲艺的形式编排的词,但只少量的曲子,这是美中不足的。如果只有词作,而没有与之相应的曲调,不利于曲艺的演唱、传承和发展。

俞广德之前曾有诗集《岁月奔流》《夹缝草》、歌词集《又见海鸥》《渔舟唱晚》出版,今又有曲艺作品集《且弹且唱》面世,他的作品更加缤纷灿烂了。



荐书

《初心》



《初心》是以张晓风同名散文命名的一部个人精选集,分“种种可爱”“一个女人的爱情观”“情怀”“初心”四章。看得出来,这些选文是偏生活哲思类的,细腻、柔美、灵动,颇能代表张晓风的文字风格。

“初,裁衣之始也。”人生一世,亦如同一匹辛苦织就的布,一刀下去,一切裁就。似浅实深的语句将人带入到作者的精神世界,但张晓风眼中的世界不似我们眼中的世界,或者说,她常常能在我们熟视无睹的世界里发现令人惊异而又使人深思的东西。《行道树》一文曾入选初中语文教科书,其中描述的虽只是一件件小事,却总是透着某种微妙的哲思。张

作者	张晓风
出版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日期	2016年7月

晓风问“生命以什么单位计量”,当我期待某种“单位”时,她却出人意料地跳出常人的思维窠臼,说:“我不纳入计量单位,我就是我。”有点狡黠,更多的则是智慧。没有大篇幅的空洞言论,也没有学术化的晦涩言辞,她轻简地道出了生命的尊严与骄傲、自由与平等,这些尽在“不入”之中。

我一向不喜写景的文字,总嫌其太“隔”,而张晓风笔下的景却直观、感性、有力,可以一下子征服我,美到不得不一字一句读下来。她的文字有出尘的宁静,能让人浸润于静好的岁月之中。她在《酿酒的理由》里提到,从国外回来酿一坛柠檬酒,带着珍重与喜悦之情,将故乡、时间乃至自己装入生命的酒坛里,等待发酵,等待未来最后一刻的倾注,将全身的芳香留在人世间,等待他人细细品尝。显然,她是个温柔聪慧的女子,对生命有一种切近而又高蹈的理解。(推荐书友:千琼琼)

《漫长的分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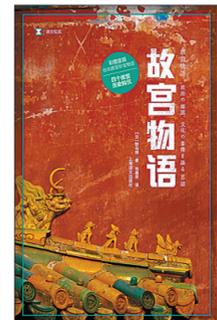


作者	(美)凯蒂·北村
译者	叶琳
出版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日期	2018年6月

“我”切实体会到自己对婚姻、情感以及那个曾经深爱过的男人的了解,都比自己以为的要少得多。爱情不堪推敲,人心不可深测,每离开他多一天,“我”离那永恒的秘密就更靠近一点。最终二人实现了切实的分离,那是阴阳两隔的永久分离,可夫妻二人的秘密——协议离婚,直到小说最后,“我”也没有告诉除情夫外的任何人。这是为什么?这就是人的另一个共性:不愿将事情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

《漫长的分离》这部小说,空间地点单一,出场人物寥寥无几,故事发生的时间就在短短的几天内,情节却引人入胜。作者北村用冷静清晰的句子展现主人公的内心活动,平静的思绪之下波涛汹涌。主人公向我们透露的信息越多,越让人疑窦丛生。而小说对人性的深刻剖析,为读者打开了进一步深入思考的空间。(推荐书友:朱延嵩)

《故宫物语》



作者	(日)野岛刚
译者	张惠君
出版	上海译文出版社
日期	2018年3月

会。”野岛刚的写作方式与他的记者、专栏作家的身份有关,这类短浅的随笔正是他所擅长的。

野岛刚之前还写过几部关于中国文化的专著,如《谜一样的清明上河图》《两个故宫的离合》,加上这部《故宫物语》,都体现了可能被中国读者斥之为“流于浅薄”的风格。其实这种门槛的主动降低是很日式的,他的行文也很照顾日本读者,经常会做一些中日文化之比较。说到中国瓷器“雨过天青”,他会延伸到讲到日本瓷器工艺和知名的收藏家;讲解迦牟尼佛坐像,他会提及补足故宫藏品缺口的新田先生的佛像捐赠。润物无声,化入日常,这是日本文化的厉害之处。

碎片如琉璃,折射不同角度的光芒。《故宫物语》的90话,各说各话,零零散散,然而收拢一处,就很清晰地显示了作者的想法。野岛刚倡导的“故宫学”,不只是孤立地评论和研究故宫藏品,而且阐发了故宫文化的传承源流和独特的美学价值、社会地位及政治意义。(推荐书友:赵青新)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98906429